

经常听有声书。“现在人工智能可以一键转换文字为音频，开车的时候，做家务的时候，正好听听，方便。”

陆彤表示，很多穿越文，主角的出场设定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，或者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，不是名校毕业、不算天之骄子，无非带着一点现代的记忆和技能，艰难地在一个陌生的时空披荆斩棘，闯出前路。“主角的成功，固然要靠个人的努力，但根本在于大环境。比如你明明知道火枪大炮是利器，但大环境不成熟，你空有满腔抱负，还是造不出来的。提升国力，文艺复兴、点亮科技树，最终并无捷径可走，必须稳扎稳打，先普及教育、开启民智。”

在陆彤的印象中，《绍宋》《终宋》《我的谍战岁月》都是颇值一观的网文。近期“痞子老妖”之死，还让她想到了前几年另一位已经去世的作者七月新番。“推荐七月新番的《秦吏》《汉阙》，这位作者的离去令读者感到遗憾。”

一批优秀的历史向网文，拥有不输严肃文学的“野心”。“它们能够做到恢弘大气的谋篇布局，草蛇灰线环环相扣，逻辑自治。出场人物形形色色、有血有肉。此外，我能感受到作者对民族主义、抵御外侮，对如何改良与革命、建立一套新体系的思

考，显然受到世界近现代史的启发。这批网文能够在读者群里引起较大反响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现实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权谋斗争、政治博弈……它们也是时代的镜像，切中了国人骨子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追求。读者忍不住猜测，倘若是自己穿越过去，有没有机会也做出一番事业来？

与陆彤面对蜜甜“小言”的“接受无能”姿态形成鲜明对照，进行消遣式阅读时，75后的晓芭从不避讳承认“独爱言情小说”，每每谈论相关话题，名校中文系毕业的她始终呈现出一种落落大方的少女式的坦荡自然。

“琼瑶阿姨算是我小时候的爱情启蒙。但我大学时代主攻（严肃）文学，读的全是很‘正’的作品，那些作者即便写爱情，也是严肃文学里的爱情，整体气质必然有别于网文。工作之后，记得大约在2000年初吧，我偶然在网上搜到一篇内地作者写的言情小说，觉得眼前一亮。同时，我开始捕捉到一个信号：此前，港台言情在市场上表现强势；如今，内地言情开始崛起了。”

晓芭充分发挥杰出的检索能力，开启了她的起点（女频）岁月、红袖添香网岁月、晋江文学城岁月；又与时俱进，自PC端转战移动端，继续开启掌阅App岁月、番茄小说App岁月、盐言故事

App岁月……她如同点评诸子百家一般对喜欢的作者娓娓道来，推介了圆不破、张廉、云霓、冬天的柳叶、墨舞碧歌、K金女人、白鹭成双、恩养等一长串通过考验的“可读名单”。“早期女频小说多为20万至30万字，我认为这个长度刚刚好。后来那种‘绵绵无绝期’的宅斗文啊种田文啊盛行一时，其中不少又水又长，我不喜欢。近几年迷上了快穿类型，比如太史婴的《快穿：反派太宠太撩人》，虽为长篇，但分割成许多‘位面’，包含不同年代（古代、近代、现代）、不同风格（微恐、悬疑、末世），相当于一桌满汉全席，满足多元口味。”

曾经沧海，容易审美疲劳。晓芭指出，同样的喂（追妻火葬场、病娇偏执男、谁是白月光等等）、同样的类型（清穿、年代文、恋综文等等），跟风之作一窝蜂“群魔乱舞”的现象，的确令人倦怠乃至反感，“沙里淘金，现在要找到一篇能看看的小言，越来越难了”。晓芭还表示，“文笔低劣，不看；无CP，不看”。

“其实我喜欢言情之外，加上悬疑、权谋等元素，故事必须精彩，文笔上佳更好。否则，一味堆砌无脑甜宠桥段，你看几行字就腻烦了。”

都说文艺作品属于“现实升华再加工”，据晓芭分析，对完